

娛

親

雅

言

娛親雅言自序

元照幼而蠢愚獨學無友儼於學問之道乾隆癸丑始得覲餘姚學士盧先生先生不惜教誨示之軌則元照微有知於古人故訓之學實基於此徃還兩載而先生歿維時已識嘉定少詹錢先生顧未倅請益嘉慶丙辰端居多暇仿古人掌錄之意掇拾所聞得書四五十翻其時先人年六十三患河魚之疾思以此娛之因以娛親名書其曰雅言先君所定名也錄寄錢先生求正定之先生爲之指瑕糾繆且畀

之以序記當日錢先生書返元照就先君牀頭誦
其序先君聽畢大喜諭元照曰錢公文真良藥也
吾疾且半瘳矣自時厥後日從事於茲每成一卷輒
走使傳觀冀聞闕失積案既夥寢芟寢改藁凡數易
如是者五年而先君之疾卒不瘳遂有庚申六月
十三日之變苦由之中不復問所業又三四年而室
家之既漸生骨肉猜嫌外虹內潰元照孑然以孤露
之餘生憂傷疾疢相嬗乎終歲楛柱門戶既已良苦
而所生之不才子日從而撓之元照自顧揅歿無策

奚惶更問其它然蒙

先君之休蔭仗親知之匡濟

此身竟至今存而

遷兒

之生正在乙丑之秋元照處

風雨飄搖之境而不敢讞去人事置身於溪山絕谷

之中者徒以

先考妣之未葬

老母之尙存也而

能自慰安此心忍而至於今者則以吾

遷兒

在也外

兒德清蔡慶占

景光

憐元照之窮於丙寅之秋爲置

屋餘不谿俾

遷兒

母子居之季冬之月元照乃買地

川三圩安葬

先考妣五匱并營母氏生壙一歲之

中再舉艱重心神告頽然而奠亾安生始念已不及

此區區之心於焉少慰苟安媮樂刪次舊藁擇夫說
經之語出於己而不背乎古者錄存六卷仁和宋德
輝咸熙寓書索藁本遂以舊藁詒之於是元照年已

卅五去先君之弃養二百有卅四旬矣豈不痛哉
若夫學問之事非元照所敢議也昭代百餘年間

名儒輩出摸索鉤稽巨細精瑣罔有不盡其著者無

論已同儕中元照所得聞緒論者如同縣楊傳九鳳

苞養原德清徐新田養原海甯錢廣伯馥元和顧千里廣

圻李尚之鏡武進臧在東鏞堂德清許子詠宗彥之

流其學皆倍蓰於元照然廣伯以蚤世無書傳九嬾
病未及成書餘數君則鄭重不冝輕出其書元照之
不敏獨先以書自見甯無汗下然而不能自己者有
兩端焉元照生四年而入塾計在塾之年十有四此
十四年中知耗我 先君之心力幾何而元照之所
以償我 先君十四年之心力者一衿之外僅此數
卷書燬而弃之則 先君之心力盡爲虛擲此寫定
之故一也盧先生始發元照之矇一見卽曰吾畏友
又曰足下定可傳甲寅之秋扶病來石冢畱數日而

去時年已七十八先生歿後元照通書於金壇段君
段君荅書曰自與抱經游耳吾兄名知先生生前遊
揚賤名如此錢先生不苟稱許人獨於元照不惜假
借再三元照於兩先生雖未嘗侍函丈稱師弟子然
而推原求委不敢忘所自也今兩先生皆已謝世元
照方以廢學負知己爲媿此書不存益懼無以報兩
先生且諸子商榷之功亦隱而不見矣此寫定之故
二也若夫遷兒之讀父書固所願也然非元照涼德
之人所敢望也寫既竣乃書其緣起於簡端以志吾

痛云

大清嘉慶十二年歲在疆梧廩安陽月初八日丙子
歸安嚴元照書於餘不谿館

娛親雅言者吾友嚴九能承過庭之訓會粹參互爲書凡若干卷九能小子四十三歲而予交其父子間如紀羣之遊九能小時已結交多老蒼而予今年始識之蓋未嘗不恨相見之晚也九能天稟絕異生甫周晬卽能作眞草字其尊人茂先翁抱就案頭卽搏腹搨筆揮灑盈卷軸逮三四齡盪放筆作擘窠大字求請者滿戶外雖素以善書名者多遜讓以爲不逮也九能旣知名於時大興朱石君尙書督學兩浙檄令就試補學官弟子員時九能年十六尙書評其卷

曰信筆塗雅卻無俗氣九能謂尙書知我向人每誦其評語其室人嵇金匱故大學士文恭公會孫女也謂之曰朱公僅青君一衿而感若是使有進此者將何如矣九能曰非然也人情固甚喜譽而惡聞毀耳然譽之不當其可恥有甚於毀者夫天下不有感恩而未爲知己者乎如朱公乃真吾知己也九能善讀書有得輒隨手劄記務求真是年未三十著書已盈尺此雅言其一也夫顯親揚名古今所稱孝也九能不於是時務進取而顧操三寸管但頭著書思以求

親娛論者多以爲過雖然經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乎使置立身行道於不問而猥以掇上第蠟要津當之亦淺之乎其言之矣然則九能之爲此未可厚非也且九能固非抱一經以老者九能能不求於世世要不能忘九能然使九能爲當涂所物色置身通顯博取人間一切可歆可豔之事而其所以娛其親者正自有在也而它何與焉學士餘姚盧紹弓先生詹事嘉定錢曉徵先生皆与九能爲忘年交而學士識九能尤蚤憶乾隆庚子學士以祝

釐至京師予每與洪稚存走奉講論學士輒爲嘉與
嘗語其女夫李翰林東采曰吾此次入春明覺後來
英俊頗咄咄逼人稚存今已貴矣予則年景尙盡無
可著見有媿知己之言而竊喜於同岑臭味得九能
之張吾軍也於是乎書嘉慶二年七月吳蘭庭

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曾無萬卷書臆決倡聲自夸心得縱其筆力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撝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古今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鉏鋸說經必証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強詞以取勝者特出於

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托齊諧諾臯之妄語或扇高唐洛浦之積波名目猥多方家所不屑道自宋沈存中吳虎臣洪景盧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談不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目之也若谿巖九能氏少負異才孺染家學所居芳椒堂聚書數千卷多宋元槧本九能寢食於其閒漱其液而嚼其馘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

裘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子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希黍千百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爲兼珍以辯論爲舞綵此其娛殆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爲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九能之所至也哉

嘉慶元年歲在游兆執徐相月之望嘉定同學弟錢大昕書於吳門紫陽書院之春風亭

如親雅言序

以說部爲體不取冗散無用之言取古經史子之類
分而枚舉其所知以爲書在宋莫著於困學紀聞

當代莫著於日知錄近日好學之士多有效之者而
莫著於吾友嚴君九能娛親殫言余嘗以爲學者記
所心得無忘所能可以自課可以持贈同人莫善於
是顧爲之者其弊有二一曰好爲異說一曰勦說雷
同皆中無所得藉是邀名自謂知古學而已聞之東
原師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爲真知也洞

徹其本末務剖其是非覈諸羣書而無核反之吾心而怙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也九能所說皆得謂真知故近以自娛娛親遠以娛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其傳世行後無疑也夫人有心得之處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見抑余以爲古人有言有爲未嘗不思後之人處此必有善於我者未嘗不恨後之人不可見也困學紀聞一書近儒何義門閩百詩全詠山錢曉徵皆爲補闕糾繆日知錄亦多有經近人是正者伯厚亭林捉筆時豈不知

有此乎豈不歎惜其不可見。今九能之書有同志諸友梁曜北徐新田許周生以在東輩皆爲之歷摩商榷力爭銖黍夾注於行閒此又不俟後之人爲之伯厚亭林知此必恨當日之未能集思廣益有如是也抑余又以爲攷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覈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攷覈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尙別爲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防者然則余之所望於九

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於攷覈之大而已矣嘉慶十
四年正月金壇段玉裁序

右娛親雅言若干卷吾友嚴九能氏之所作也襟家者流自古有之至唐宋而寢盛予於唐得四家焉曰顏氏匡繆李氏資暇蘇氏演義邛氏兼明於宋得四家焉曰沈氏筆談洪氏隨筆王氏叢書王氏紀聞此八書者皆足爲攷鏡之資而曲阜浚儀兩家最善以其長於經也夫學不本於經無足觀者今讀九能之書其於經也鈎覈異同宣釋疑滯如庖丁解牛排擊割剝皆中理解於爾雅尤多所發明徃徃補郭氏所未備其它論議亦俱不苟抑顏王之流亞歟其可槩

以家目之哉又備舉同時商訂之語著於下方雖
鄙人管見亦所不廢其虚心納善不可及也至以娛
親名書更見天性肫薦不徒擅好古博雅之稱矣寫
既成德清徐養原新田甫書後時嘉慶七年一月也

九能寄示娛親雅言讀竟率成卽題卷首

平生子嚴子制行秉卓犖甘旨奉高堂娛親願已足
有田二頃餘力耕不求祿家近白蘋洲臨流愛卜築
誅茅八九間託契松與竹家世富藏書插架萬千軸

永日長閉門鉛槧不離握論學窮根株經心昭亭毒

三蒼并五雅鉤析露隱伏海內徵耆儒

盧學士錢詹文弼

大斷列眉目君与之切劘兩公皆歎服同時得數子

謂孫

侍御志祖徐上舍養原臧秀才鑄堂許兵曹宗彥

鄭學皆精熟君與之議論

上下共馳逐昨秋買櫂來襍被同園宿

子館於王氏同園君來杭

亦寓
於此
與君初識面傾心訴衷曲相見語畱連相思書
徃復君年未三十我墓已拱木投分稱忘年不讓古
賢獨寄我所著書談理如炳燭細字紛牛毛老眼摩
挲讀君身涉世淺君心衛道篤君抱幽憂疾意思多
含蓄我欲剖君懷知君心未欲撫卷倚脚踟有句不
得續
正觀拜上時年七十有九己未六月廿八日

娛親雅言目

卷一

周易 尙書

卷二

毛詩

卷三

周禮 儀禮 禮記 大戴禮附

卷四

左傳 國語附 公羊 穀梁

卷五

論語 孝經 孟子

卷六

爾雅

娛親雅言卷一

歸安嚴

周易

乾九三夕惕若厲无咎惕若猶出涕沱若戚嗟若用
史巫紛若之例當於若字句絕然自淮南子以至
唐宋皆以若厲爲句朱子本義始更定之閻百詩
謂證以文言雖危无咎之文知句讀斷宜如是閻
說誠是然閻以古讀爲誤則亦非也夫行文與說
經不同行文意在順辭不憚裁翦如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自當以不能上屬而漢魏人有以四字爲

句者

見翟氏論語攷異錢氏三國志攷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本一

句也而唐人離爲兩句

見翟氏攷異

必也聖乎堯舜其

猶病諸聖乎上屬而白虎通

聖人

引文以聖乎堯舜

爲句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聖上屬而風俗

通義

過譽

引固天縱之以將聖下屬唐人亦承用之

又如漢書敘傳

下

云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引用成

文不去蓋字餘如友于刑于色斯嚮斯皆其例也

古人豈不知雖危无咎之文乃所以釋厲无咎者

乎東晉古文尙書不審此義沿襲此文乃曰怵惕

維厲以漢魏行文裁翦之句法入之典詰則可矣

矣許子詠云以若字斷句雖始於朱子然按孔疏謂按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則孔意亦以若

字爲句但不確言耳徐新田云養原案彖曰大哉乾元豈以乾元爲句乎

師貞丈人吉相承貞字句絕元照案周禮春官天府注云

問事於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

吉問於丈人又大注云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

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是二鄭皆以貞

字下屬然彖傳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

王矣似與貞問義不協故康成引其說於周禮而
注易則不從之也惠氏棟
周易述亦以貞丈人爲
句而不作貞問解

師彖傳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馬融云毒治也元

照案莊子人間世云無門無毒郭象亦訓治毒與督

通故有治義又案德經養德云畜之長之育之亨之

毒之養之覆之釋文云毒亦作育據此則毒有長

養之義以此解易則與象傳容民畜眾之義更合

泰九三无平不陂釋文載彼僞彼何兩音元照案離

騷循繩墨而不頗王逸云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
是漢易作頗讀彼何反爲合洪範無偏無頗唐元
宗詔改爲陂易之頗字不知何人私改逞臆亂經
固有不謀而合如此者 樂記商亂則陂注云陂
傾也易曰無平不陂元照疑經注陂字皆後儒所
改

帝乙歸妹兩見荀爽對策引之云言湯以娶禮歸其
妹於其諸侯也

後漢書
本傳

虞翻則以帝乙爲紂父元

照案左哀九年傳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

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有吉祿我安得吉也此與虞說合荀說非古義也

錢少詹云大昕案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此荀慈明所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祗悔釋文祗从氏非也此當从氏

氏是通用故王肅作禕坎九五祗既平京房亦作

禕也

釋文

氏有支音故九家作敔爾雅釋詁訓疢爲疢

祗卽疢之通借故鄭君訓祗爲病詩俾我祗兮小雅

何人傳亦訓爲病也後漢書郎顛傳思過念咎務

消祇悔與鄭義合韓伯訓大

章懷注同於古無徵

爾雅釋文

从疰亦从氏據說文正之即瘡字訓病祇字雖亦訓病與疰字義同音異唯無將大車當作疰白華何人斯俱當作祇今白華作疰誤也

大畜象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虞皆以輝光

日新爲句王弼以日新其德爲句惠氏周易本義

辨證歷引漢書禮樂志度尙碑文心雕龍張華勵

志詩以申鄭讀元照案漢書王莽傳上陳崇等奏

莽功德有疊疊翼翼日新其德之文是西京師讀

已有此句法非王弼臆定也而惠半農以爲宋儒

所改更誤

習坎虞翻云習常也陸績云習重也元照案左哀十年傳卜不襲吉大禹謨古文卜不習吉杜預訓襲爲重孔傳訓習爲因因重之義一也故繫辭傳曰因而重之尙書正義云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

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

齊竟陵王行狀龜謀襲吉李善注襲與習通

又

案周官

地官

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士器禮

禘者以褶注古文褶爲襲此皆習襲通用之徵彖曰習坎重險也以重訓習以險訓坎陸說得之王

彌以便習爲說較之於虞尤無當矣

錢少詹云陸訓習爲重極

確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鄭本作刑劇

徐新田云養原

案釋文渥鄭作劇不言形作刑蓋鄭本經文亦作形其讀則爲刑耳

其注云臣下曠

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元照案周官甸師

天

官云王之同姓有舉則死刑焉掌囚

秋官

云凡有爵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

秋官

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司烜氏

之屋誅卽誅有爵者與王同族故注云屋讀若其

刑劓之劓劓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漢書敘傳

下

底劓鼎臣言哀帝誅朱博之屬也服虔

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

足其形渥凶

服義同鄭則必作劓茲仍毛本

又五經異義云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

禮曲

正義

許服之說均與鄭同蓋九四近君大臣之象

故其象如此證以敘傳則孟堅亦同於鄭也荀虞

作渥

說之謂京荀虞皆作刑劓京則未可知訓若荀虞之說具載李氏集解未嘗作劓也訓

爲厚大雖與許鄭不同而其訓刑則未嘗異也至

王彌以爲形色之形渥丹之渥乃無稽之言矣
又案刑之於屋下故其字从刀从屋於六書則屬
形聲而兼指事者亦經師增益之字非說文所有
周禮古文也故作屋

旅初六斯其所取裁王彌注爲斯賤之役郭京易舉
正謂斯合作儻困學記間一云後漢左雄傳職斯
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儻字元照案斯之爲言
離也爾雅釋言析也說文斤部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有斯養
卒韋昭曰析薪爲斯然則名之曰斯正取析義毋

庸加偏旁也令史漢斯字或从厂或从广與人

者皆俗字

臧在東云易舉正之言殆無一是者

繫辭

下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

僧紹作仁正義本作仁云言聖人何以保守其位必信仁愛故言曰仁也韓伯於此無注故陸孔各據其本而爲說元照案東京賦守位以人不恃隘害薛綜注人謂眾庶也下云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此申釋守位以人之義也李善引易從王卞本乖其意也又三國志高堂隆傳引此四

語而繼之曰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

乃士民之命也此與東京賦皆古本之證

毛刻三國志作

仁蓋守位以人聚人以財二語本相承而下朱子本義作人合於古矣

繫辭

下

以佃以漁釋文音魚又言庶反元照案淮南

道原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高誘注漁讀告語又時

命漁師始漁又

說林

漁者走淵注皆云漁讀論語之

語言庶一音乃漢儒舊讀然玉篇無此音廣韻上去聲亦不收漁字則此音失傳久矣集韻有牛據

反一音類篇九御部亦收漁字卽本之釋文也

襍卦傳大過頤也鄭注云自此以下卦旨不協似錯
亂失正弗敢改耳朱子亦以大過以下卦不反對
疑其錯簡而云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元
照案大過與頤姤與夬漸與歸妹旣濟與未濟皆
相反對特參互其文耳未嘗錯亂蘇氏傳徑改易
其次第而不知其不諧於韻明陳第所改於韻雖
諧然塗竄經文豈非武斷皆失審慎之意

六經之殘闕者尙書爲甚其屢經矯亂者亦唯尙書

爲甚秦火無論已漢時立學官者伏氏今文也孔
壁古文唯行於民間逮東晉古文行而孔氏真古
文遂晦此一厄也唐人撰正義遵用孔傳而真古
文馬鄭之注盡亾此又一厄也然東晉古文猶有
古字至天寶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其所定者
俗字居多此又一厄也然陸德明釋文尙在衛包
改後賴此猶存一二古字至宋開寶五年太子中
舍陳鄂奉詔棐定釋文合於衛包所定之本此又
一厄也蓋至是而梅氏書之舊文亦棐除殆盡矣

唯正義成於永徽中在開元之前當時正義單行
不與經注相屬故猶得不改後人非不欲改合經
文無如文解不能盡改間存一二然亦僅矣。困
學紀聞二云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
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又云咸平二年孫奭請摹
印古文尙書音義卽釋文與新定釋本卽陳並行
今亦不傳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引書曰黎民於蕃時雍此
益用歐陽尙書今文家說也蕃當訓繁庶應劭曰

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牽合古文爲說恐未允

方命圯族鄭注方讀曰放謂放棄教命江氏聲△注

云漢書傅喜朱博兩傳皆有放命圯族之文傳傳應劭

曰放棄是皆用此經語知漢人皆如此讀元照案

方命又見孟子梁惠王上趙岐曰方猶放也放棄不用

先王之命此又一證也夏官方相氏序官注方相猶言放想臧在東云漢

書放命今文尙書也鄭讀方爲放卽九能所云鄭注孔氏書所破讀者取諸歐陽夏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馬鄭皆云麓山足也高誘

淮南族泰

注云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

也論衡

吉驗

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

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又

亂龍

云舜以大德入

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又

感類

云舜入大麓烈風

雷雨風俗通義

山澤

云謹案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

麓林屬於山者也元照案史記

五帝本紀

云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子長親從安國問

其所傳述孔氏古文之說故諸儒皆承用之王肅

注獨云麓錄也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

萬機之政孔傳孔叢子

論書

之說與王肅同元照案

此歐陽夏侯今文家說也論衡

正說

云入于大麓烈

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眾多竝吉若疾風大雨此王仲任

引今文家說也

因已著於上文故不復標明

其自爲說則云令

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又云

說家以爲譬喻增飾

此指眾多竝吉若疾風大雨之言

使事失正

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

傳失之久矣仲任宗古文家言而駁當時博士之

說反復甚明又攷漢人用大麓如漢書

于定國傳萬方

之事大錄於君又

王莽傳上

陳崇奏莽功德云秉冢宰

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

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又

王莽傳中

予前在大麓至

於攝假

師古注大麓者謂馬大司馬宰衡時

後漢書

和熹鄧皇后紀

劉毅上

書安帝云覽總大麓

章懷用王肅注

蔡邕楊秉碑統大麓

之重

顏氏家訓文章篇引

此所引用皆從今文說梅氏書既

託名孔氏而亦用今文其自露敗闕矣

孫監察云志祖當疑

偽孔傳孔叢子俱出王肅之手以此類

證之可見

丁教授云鄭注尚書大傳大麓兼用此說而大

傳只云大麓之野歐陽夏侯未必訓麓爲錄集或
更不當兩岐再思之元照案伏氏今文家祖師
鄭君本兼通古今文說注今文家書則今文之說
有不容盡廢者故並存之注經注傳體固不同也
至歐陽夏侯訓麓爲錄已明見論衡似無可疑

歸格于執祖馬融云藝禰也鄭注藝祖文祖元照案

史記五帝本紀云歸至于祖禰廟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將

出辭于禰還格于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

義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諸本作藝祖今據下文及巡狩篇引正又

云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此說

正與鄭又巡狩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

事歿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此皆季長之所

本也何劭公引書亦作祖禰

公羊隱八年

鄭義未詳

惟刑之恤哉孔傳以恤爲憂按史記

五帝本紀

云惟刑之

靜哉徐廣曰今文作謚元照案爾雅溢謚靜也

釋詁

說文謚靜語也

言部

詩閟宮有恤傳恤清淨也

魯頌說

文恤靜也

人部

溢謚恤音近通俗詩假以溢我

周頌

維天之命

左傳引作恤我

襄廿七年

廣韵引作謚我

七歌

是其

徵也

莊子齊物論以言其老

子長以訓故代經其

義不可易孔傳芽也漢書

刑法志

成帝詔引此文作

恤師古亦從孔傳循攷詔意以律令煩多日以益滋故使明習律令者議除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其引此經正合靜義不當用傳說。江氏△注定經文作謚注云謚或爲卹疏云僞孔本作卹非古文而猶存其字於注者以流傳旣久故不敢沒其文江氏似未攷漢書亦作恤也

女后稷王氏

鳴盛

後案江氏△注皆作后稷江氏後

據宋本列女傳作女居稷因攷鄭注云女居稷官知鄭本作居著其說於續補註元照案論衡骨相云

弃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鄭君箋詩

魯頌
闕宮

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所云居稷皆用

堯典可爲江說之佐然江以后字爲王肅所改則

非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十有二牧而云弃作后

稷應劭曰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孟堅此文遵

周尙書后字豈屬私改若謂孟堅元文作居則應

氏不當訓主矣此蓋傳授異文未可偏據

徐新田
云養原

案史記亦作汝后稷豈亦肅所改邪列女傳又云

世世居稷官此卽國語所謂世后稷也豈國語后

字亦當作居邪以居訓后

可也改后爲居則不可

白虎通

王者不臣

云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

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江氏
公注以此文列於逸文元照謂此卽堯典咨伯之
文也案堯典僉曰伯夷帝曰僉咨伯又伯拜稽首
古人文簡故不曰伯夷而曰伯恐無深義否則十
二牧四岳官而不名又將何說且禹與弃契豈曰
不賢豈曰不貴何獨異於伯夷乎此雖古義未足
據依

論衡

語增

云經曰粥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元照案諸

儒說尚書無遵用此義者蓋今文博士家說也因
帝之命禹有五采作服之文故以五服爲五采之
服下又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則知其承上文而
言之惜其說至于五千不可復詳矣

禹貢椀幹栝柏鄭注栝葉松身曰栝此用雅訓也爾
雅作檜說文亦同說文別有栝字與檜義異然說

文於椀字下引書亦作栝是許鄭同也元照案說

文皆从口耳省聲

隸變作舌與
口舌字溷

與會音義相埒故

可通僭詩

王風君
子于役

曷其有佻傳佻會也又

小雅德
車

音來括傳括會也

釋文本
又作估

方言

十

姑媯也說文

言部

話合會善言也籀文話从會作譚周禮

祝

注禴猶

刮去也儀禮

士喪禮

注古文髻皆爲括釋名

兵

矢末

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道經

偃

恬澹爲上釋文本

或作栝梁或音臚此皆可以爲徵

白虎通

號

引尚書不施子一人盧抱經先生云疑卽

盤庚不惕予一人以惕有它計切一音故亦可轉

爲施也元照案爾雅施

釋文作弛云
顧謙本作施

易也

釋

施之

訓易義存乎聲說文錫亦作𪔐

舌部

也易古音相近

施从也聲惕从易聲故可互轉此爲盤庚異文無可疑者又攷鄭注盤庚云上篇盤庚爲臣時事王氏後案無以徵其說元照以此書所引尋其文義則知其與鄭同也其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予一人此書引論語以證王者自稱予一人引尙書以證臣下稱之爲予一人若如孔傳則亦屬王者

白稱與論語復何別乎此可見鄭注非臆說也○
上文王若曰格女眾云云江氏△注從鄭注謂是
盤庚述王言若多士多方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
其說是也然王言而述之自臣下即可爲臣下稱
君之證古人引書徃徃如此

高宗彤日據史記則是祖庚嗣位之後祖己追述其
事而作者夫高宗廟號也或丁在位不得有廟號

則史記之說確矣

或疑康王之誥文侯之命康文

皆證法此二篇豈亦非當時作
邪元照案篇名乃後來所定篇內固未嘗云康王
文侯也若高宗彤日則已見於篇經矣非此二篇

比書序文簡故不詳言耳其爲武丁祭於湯廟有
雉雉之異而作則書序史記無異說也大傳亦同
至金氏通鑑前編則謂是祖庚之時釋於高宗而
有雉雉之異亦據史記以高宗彤日繫於祖庚時
而發書傳會選從之元照案史記云帝武丁祭成
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己曰王勿
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云則史固有明文
矣下云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
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祖己在祖庚時追述先

王之事而作史文又甚明金氏未暇致詳遽立新說而亭林潛邛皆信爲定論何也

困學紀聞二

云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元照案不忘商之說自孔傳發之然非篤論也商祀周年著於爾雅然在當時亦未嘗畫一劉歆三統歷引伊訓云惟大甲元年此真古文也是商未嘗不曰年也洪範稱祀正同此例若以箕子不忘商立說則洪範固周史臣之筆而非箕子所自作

者也逸周書鄠係小開柔或大開或小開或寶典

鄠謀諸篇皆稱祀其時尙未代商稱祀猶有說然

大匡文政兩篇皆云惟十有三祀與洪範文同此

復何解乎若記傳稱洪範爲商書固不止左傳亦

猶尙書大傳稱堯典爲唐傳說文

心部

引堯典稱唐

書之例也左傳引衛詩威儀棣棣

襄卅一年

邶也而謂

之衛亦此類耳皆不可據以立異。又案厚齋此

論亦有爲而發故又云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

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此可以知其

立言之旨矣。亭林論胡文定春秋傳謂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斯之謂歟。

七稽疑曰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賞達校定作圍說

文口部圍下云圍回行也。

商

兩徐本誤尙據廣韻引改

書句曰

圍

句

圍者

兩徐本無者字據廣韻引增

升雲半有半無元照案

升雲半有半無乃許君釋圍之義說文繫傳困學

紀聞皆云然其說是也。洪邁毛晃說以圍圍升雲

半有半無爲逸書之文。閻百詩朱錫鬯惠半農皆

承其誤。王肅注圍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孔傳驛

氣落驛不連屬竝用許義

孫監察云志祖案經文本作曰雫曰圍其作蒙

驛者衛包所改耳疏文較煩且唐時本別行故不盡改也尚書中此類甚多賴有疏文可以徵驗如

幽洲本
是州字

金滕公乃自以爲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功作質元

照案爾雅功質成也

釋詁

其義同故下文乃得周公

所自以爲功魯世家仍作功

大木斯拔正義云大木於此而拔以斯爲此非也元

照案斯當訓盡詩

大雅皇矣

王赫斯怒箋斯盡也

正義云斯

盡釋言文案今爾雅無此文

檀弓注灰之言澌也消盡爲澌釋

文云本又作斯又我喪也斯沽注斯盡也是斯有盡義魯世家云大木盡拔是明證也。釋文於斯之訓盡者皆音賜此因孔傳無明文故不作音

大誥厥子乃弗冑堂矧冑構孔傳釋堂構之義不甚

析元照謂此當以說文之義解之堂似不合作堂

基解也宜讀爲檜檜裏柱也

徐鉉曰今俗作撐

作室之初

交互設裏柱所以防傾敝也構蓋也杜林以爲椽桷字室旣落成乃須蓋覆椽桷皆其物也此始易而終難者故以爲喻

鄭注康誥孟侯云依略說天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此從大傳之義漢書地理志下云封弟康叔號

曰孟侯與大傳義異孔傳亦以孟侯爲康叔元照

案呂覽正名云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高誘注孟長

也孟長釋詁文鄭注大傳以迎訓孟其義未詳案

之呂覽則解從漢書爲當徐新田云養原案毛詩

衛使爲之長似康
成兼用古文說郝庸衛譜云封康叔於

顧亭林論柰何二字云始於五子之歌又引左傳曲

禮九歌諸書姚氏鯨左傳補注云柰何楚言也申

叔展遠啟疆楚人故有柰何字老莊屈宋皆有柰
何固楚言然也漢高祖楚人於是漢人習其言非
復楚語矣史記用之最多公羊曲禮皆漢經師口
說故亦有之其實周人不言此也僞爲五子歌者
不知其爲楚言而誤用之矣元照案僞古文五子
之歌柰何不敬襲用洛誥曷其柰何弗敬顧氏不
引洛誥殆偶忘之洛誥今文也安得謂周人不言
柰何乎愚嘗謂辯古文尙書者自闔百詩而後頗
有過於淡求而反授人以口實者如此類是也書

於此以見立論不蘄乎新而蘄乎確

錢少詹云說經不蘄乎新

而蘄乎確此古今不易之論宋儒之病亦在求新

多士罔不明德恤祀傳云憂念齋敬奉其祭祀元照

案恤當訓慎爾雅愆神溢慎也

釋詁

溢與恤通詩假

以溢我

周頌維天之命

左傳引作何以恤我

襄廿七年

是其證

也召誥曰毖祀于上下傳以爲慎祀恤祀猶愆祀

也又召誥上下勤恤亦勤慎之義傳云勤憂敬德

亦非

呂刑考荒釋文云字又作薨元照案薨卽薨之俗體

羣經音辨

禾部

云耗老也音耄書王耗荒鄭康成讀

是鄭本尙書作耗而破爲耄其注必曰耗當爲耄

老也惜無攷矣

周官大司寇注引書作耄此從破引之

宋初或鄭注

未亾或釋文原本尙存

今本尙書釋文乃開寶中陳鄂所兼定者

故賈

得據之要非妄造也王氏後案以耗字無義謂鄭

必作眊元照謂經典傳授異同大都以形聲相涉

之故初不論義之合否禹貢沿于江海鄭本沿作

松松之誤明甚然鄭猶未徑改但注曰松讀曰沿

而已沿之爲松較之耄之爲耗不更無義乎安見

鄭本之必不作耗邪云鄭必作耗其所據者說文

也許鄭師承不同說文引經多與鄭異似未可懸

斷鄭本同許耳

徐新田云養原案鄭注周禮大司寇禮記樂記皆引王考荒據二禮

釋文皆作旄荒是鄭本實作旄也鄭注尚書宋初當己不傳而禮注蓋有誤作耗者故賈氏采入音辨今本禮注旄皆作耄而注疏內所載釋文亦改作耄非釋文單行本竟無由知鄭本之作旄矣錢少詹云鄙意亦疑爲旄之誤得徐君說引據精確無可易矣又云曲禮入十九十曰耄射義耄期稱道釋文皆作旄段懋堂明府云賈所引者卽大司寇注之書其全書皆類此宋板周禮作耗者卽賈之耗也耗今音好去聲

古音毛去聲假借亦無疑也

文侯之命父義和傳云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

正義云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

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

毛詩禮記正義皆同

元照案叔虞成

王之弟也成王至平王十一世叔虞至文侯十世

文侯平王之族父也故以父稱之逸周書

祭公

王若

曰祖祭公孔鼂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

祖列是父祖之稱皆從其輩行與同姓大國稱伯

父之義無涉傳謂稱父者非一人明乎凡屬父行

皆稱父也正義失之矣

旅弓一旅矢百元照案依義當作驢驢旅聲相近

詳惠

氏論語
古義

故古文假借作旅梅氏改旅爲旅正義云

旅字從元故爲黑也案旅从从从二人今从元从

𠂔𠂔不成字說文新附以旅附元部無理之尤者

也衛包又改作盧

經文已改正
義尙作旅

較諸旅字少爲近

理又案左傳

僖廿八年

旅弓矢干釋文作旅云本或作

旅非也從俗字而毀古文殊謬

書序高宗夢𠂔

隸變作𠂔

說今本𠂔作得釋元應一切經

音義兩引俱作𠂔

大方廣佛華嚴經一
妙法蓮華經一

𠂔爲得之

古文此亦衛包所改釋文爲陳鄂鼠亂故末由尋

究

周人棗黎鄭注棗勝也義似易解而無確徵案說文

棗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曰棗

桀部

棗義當取諸

此

徐新田云養原案棗勝同音
段明府云此條甚是不當刪

白虎通

爵

云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

候曰天子臣放勛書亾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抱經
先生云書亾逸之篇也今尙書大傳無佚有此文
蓋後人鼠入不足據也後先生得宋元刻本校之
則皆無亾字但稱逸書九足爲徵丁小雅教授云

白虎通引此以證帝稱天子古唯唐虞稱帝其文當在二典今堯典既無此文則爲舜典逸文無可疑也江氏△注乃強改無逸篇以就此文見續補失之不審矣。江氏云△之與逸漢人必分言之如孔氏二十四篇則目爲逸書若稟飫帝告釐沃等篇孔氏亦未有者乃爲△篇然則△者不稱逸逸者不稱△也許子詠云郊特牲疏引大傳中大社惟松五語亦稱尙書△逸篇

周書嘉禾篇伏孔今古文皆無之唯漢書王莽傳上

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
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共二十字莽因此遂稱假皇
帝其飾經舞禮誠不待辯然所引書則非僞也元
照案高宗彤日惟先格王正厥事漢書成帝紀五
行志七中下孔光傳外戚傳下續漢書律歷志中引
皆作假王假格古今字假王不獨見於周書也孔
傳以格爲至解爲至道之王師古五行志注以假
爲大解爲大道之王其義一也周書假王之義當
亦同此惠氏儀禮古義引此文云假讀若格至也

江叔澆惠之弟子其尙書△注背其師而從莽說
過矣○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
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是禾也成王之所饋時周公居東非
居攝之時周公受成王秬鬯則禋于文王武王其
受禾也亦必禋于文或今所引者乃禋祭時之文
稱成王曰假王歸美於君也